

卷五

金石錄全傳卷之一

第一回

小神童聯姻富室

窮醫士受害官舟

詩曰

莫怨天公賦畀偏窮通才拙似浮烟空思他日開中運
定今朝締好緣有聚終須風雨散無情何必夢魂牽莊周
蝶還非蝶總與乾坤化握權

這一首是說人婚姻富貴貧窮落難都由天定非人力可為無奈

世人終分明明理見人一時落難即要退婚絕交使從前一團和

好兩相離誰想他惡運一去忽然富貴自己反要去靠著他所以

十年富貴輪流轉以見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計

於婦人慎重賢德貞靜不在容貌美醜如容顏俊美不

落子泥塗甚至為娼為妓遺臭萬年若容貌醜陋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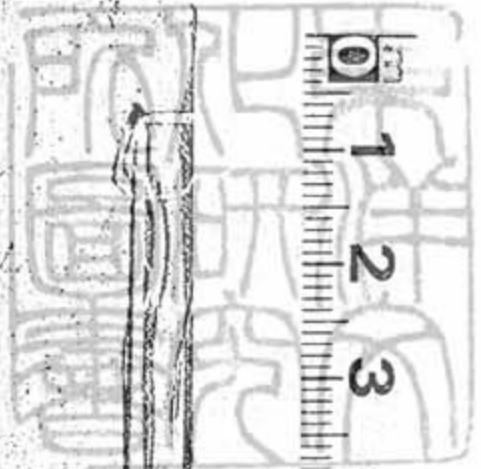
書名 金石錄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1
編號 D86624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藏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金石錄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双紅堂
小説
81(3)

雙紅堂
藏書

金石錄全傳卷之五

第十三回 錦帳申強徒授首

華筵上妖道分尸

詩曰

翰院權為帥功成瞬息間
典前不血刃已唱凱歌還

又曰

妖道居然稱是仙
霎時身死在筵前
笑伊不獲封

侯伯 何若山中自在眠

話說鐵純鋼，送大王軍師起身後，然後將大王所付的書一看，見是朝中盧丞相私通賣國的書，方知領兵大將是一個書生。新中文狀元，就是盧丞相保舉來，要害他性命的。先嗟嘆了一回，來到書房，一告知先生，蔣庵亦甚傷感。說朝中有如此奸賊大將，焉得成功，可惜那狀元方能得中，不知怎地得罪了他，必欲置于死地。聞說強盜妖道已經領兵去了，更是京慌道遠，關一失大事。人矣，我輩還有何



科 2019

-2

望鐵純劍道事已如此再看机会一面看人往來打探消息五日後
只見探子來報官兵先鋒十分強勇我軍兵將盡被殺敗卜苗二將
軍被他搦死于關二將軍被他挑下馬活捉去了幸虧軍師念真事
拿得他住大王見他武藝高強解來于三收管要劝他歸降純劍問
知又不覺感嘆了一会未几果見唆唆將因車解進純劍吩咐在
後營待孤家慢慢劝他歸降便了自却隨即來與元生商議就他家
先鋒既有如此本事倘然投降大事一發完了變前門不在家今晚
且喚他來一試看是如何彥庵道此言甚是有理元生要問他領兵
狀元是何人如何觸怒奸相的緣故不一会天色已晚就着書房騎
身服侍的一个心腹小校到後營將先鋒喚到書房小校對純劍道這
是東宮于三快跪下只見那先鋒手執只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惟不跪反仰天呵口大笑道東宮于三在北京官中此地何來東宮
擅稱于三成小校再要呼喝純劍止住他姐避將書房門緊閉好
了方問有光道方才小校來說將軍十分英雄大王甚是愛慕你
相劝他肯順從當封大將食祿方中不知將軍等意若何有光大怒
道我乃朝廷良將金元帥親選先鋒重你這無名小賊豈在區區上請
下不过仗此妖道邪術被你所獲要殺我殺何必多言純劍道將軍
不要錯了念豆你若不從性命必然難保有光道既到此地性命已
置度外說他怎恁快上請殺純劍道此言果真成不要刀至頸上方
才順從就遲了有光道休得胡說小看了我天朝人物我元帥是个
少年狀元丞相要招致他拜在門下因守着禮義不肯屈事權奸
情願身人危地性命尚然不顧何況於我况我家他提拔之恩今朝

就死已經有負若再順你何顏再見金元帥之面不要說一刀兩段
即使刀山在前油鍋在後若要我順從寧可萬死亦難從命純綱道
難得難得據將軍如此說來竟是一心為國的忠臣了再要請問那
狀元是何人因何承相必要招致他在門下有光道我元帥是在
南蘇州府吳縣人今年方二十三歲得中狀元若丞相見他少年美
貌才學過人又且皇上十分眷寵因此要招致他做个幫手那知我
元帥一人仕途便想除奸去佞豈肯依附着他言之未已只見彥庵
趕出道請問將軍狀元名喚甚么有光道你要問他怎么彥庵道聞
將軍說他是蘇州吳縣人姓金却是老大同鄉同姓所以相問有光
道雖同鄉同姓品行各別要問他怎么彥庵道其中有个緣故必要
詩叫有光見問得奇異便道我元帥姓金名玉彥庵接口道表字可

叫雲程有光道正是你想是認得的彥庵道這要請問他夫人可
是林氏是林攀貴的女兒么有光道一些不差他父親名字號彥庵
原是兩榜進士選了陝西蒲城縣尹江中遇盜夫婦双亡我元帥也
是九死一生逃出來的性命彥庵聞知大喜又忽大嘆道不瞞將
軍說老夫便是金彥庵元帥就是我的孩兒我彼時遇盜見老僕命
德同我孩兒跳下江中湍流死于江內原來还活在此得中狀元實
為可喜只如今領兵到此強盜如此橫行妖道術法利害我兒性命
必然難保豈不可傷只見純綱道且止生道先生請噤聲倘被強盜
聞知我輩性命休矣今幸將軍在此又係先生鄉親正好商議報仇
之事以圖出頭至于世兒當初大難不死反中大魁足見吉人自有
天相或者妖道強徒自得滅亡也不可知當再着人打探看有机会

再處有光見說竟摸不着頭腦對彥庵道先生既是狀元之父如何在此又揷着純綱道他是強盜之子怎又說報仇此話一些不明彥庵道此位並非強盜之子也是被劫來的其中有多少緣故遂將純綱母子始末根由并自己強留在此許多緣故一一說明又說方才相勸歸降正怕將軍肯降我輩之事一發難為故特以言相試幸將軍一并忠心故把真情相告但不知机会若何有光所說方知就裡便道既如此且看机会自當相助純綱道今已說明大家總是一家了將軍且請後營稍息待有机会再請商議便將有光送到後營去了一面又着人向瀆閑打听去未片刻忽又轉來報道小的方走出城軍中已有人回來

昨日捉伊先鋒之後彼軍竟無人出戰軍師行法降下

將營關上去了滿疑其勝能知天將到

忽化為紙豆紛紛落下軍師情急又將兩個葫蘆念動真言更覺到

忽然起了大風飛砂走石又有多少火兵火將火龍火馬火鴉火箭都向關上吹去那知到關風火忽然回轉向本陣吹來嚇得軍師急急收法本軍將士已燒坏無數連大王也京倒在地心中着實不快將兵馬尽托軍師掌管乘了煖轎即刻回宮靜養了純綱見報外边假做京慌急着人迎接肚内暗欢喜隨到書房一一報知先生說机会到了妖道如此法術到關隨即破敗足見世兄係文曲星邪術不能相犯今兵馬俱留關前強盜自到家又受警之後正好趁此私自杀死再假傳令箭賜酒與妖道慰勞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豈不大大事成矣彥庵大喜道妙上妙事不宜遲速與令堂商議并知会先鋒乘其不意便好純綱急往裡边與母親說知解氏也大喜急

叫厨下脩酒候大王到家。慶驚酒中私下了迷藥料理妥當。適大王已回，解氏急接進道：「開大王受足了妾身特脩水酒一盃，為大王壓驚。」大王道：「多謝娘，美意只寒人，心上不快，不耐煩飲酒，奈何？」解氏道：「以天王如此兵威，軍師如此法術，得天下如反掌，偶爾小挫，何足為慮？今到家正該共妾等共尋快樂，何必悶悶不樂？」大王所說不覺精神頓起，原來解氏雖順從了他，心終于上不樂從，未與他共歡。今見他說共尋快樂四字，不覺心中大喜，待女羅上酒來，解氏盃菜，劝做出許多情態，弄得大王一發道：「取到就吃。」一吃就乾，那知三盃藥酒入肚，大舉不省，四肢如麻，急扶到床上睡倒。那時純鋼已同有光藏在房中，見大王睡倒床上，純鋼終了手軟，与有光走上道：「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言未畢，到床前，又以谷元強盜在睡夢中將

兩脚跳了兩跳，早已見開，看有光割下首級，就將帳子下了，走出把房門閉上，外邊絕無人知。到天明，純鋼就拿令箭出來，先到後營，假意劝降，向日所擒諸將，誰知諸將已有，光私自說：「齊已假稱願降，就各付軍器，命有光一同前去助陣。」又將令箭一枝，說大王有令，說軍師典象將在潼關勞苦，特命我帶了羊酒到軍前去慰勞。軍將城中之事，大王亲自起把守，諸將可都隨我到關前去。眾兵將見說是賞勞，誰不向前，純鋼就着抬了元百銀好酒一同出城來。到潼關，又對軍師等宣說了來意，又檢過令箭，軍師大喜，原是這數目。軍師竭力行法，心奈法總不靈，心中悶悶，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忽見純鋼帶了美酒肥羊慰勞眾兵，將心中歡喜，諒關中兵微將弱，決不敢出戰。我的神術，潼關指日可破，既蒙大王賜宴，可即傳合諸將

收兵且快飲一番，倘閑中見我門收兵，乘機殺出，我等正好一戰而勝矣。純綱道：「他那裏領兵大將，不過一白面書生，其餘將佐，更是無名小卒。我軍雖退，諒他也決不敢殺出。軍師請自寬心，孤家出來時，父王又再三吩咐，必須代我敬軍師三盃，大家尽歡而止。命軍士取大盃來，先敬軍師三盃，然後坐席。大王又吩咐各將一俱要各奉三盃，但將士甚多，孤家不能一一奉，可各付大盃一隻，待我敬軍師時，諸將士隨班各奉三盃，以遵大王之命。諸將尽各歡喜，見純綱敬軍師一盃，他門也各飲一盃。二盃三盃俱一般飲完，便請軍師入席。諸將就坐，誰知剛坐定，酒尚未飲，只見軍師與諸將尽皆醉倒，昏迷不醒。外邊一聲炮响，四面鐘鼓齊鳴，眾軍只道閑中殺出，正在驚慌之際，只見軍師拔劍將軍師一分为兩，死在桌邊。兵將俱將醉倒，諸將紛紛砍殺，犹如切菜一般。嚇得眾軍，尽皆跪倒求命。純綱就吩咐道：「爾等不必驚慌，強盜與奸道肆逆，播行今已誅，且汝等原係朝廷子民，只要隨我歸順天朝，自有好處，決不殺害。眾軍齊道：「我等原係不得已落草的，今小人王既欲歸順天朝，小的門怎敢不一同歸順。純綱道：「我原係天朝西安府知府鐵太谷的公子，被擄上山，強為父子。久欲報仇，奈無機會。今幸強盜天敗，得以歸順天朝，垂見故土，汝等何得以小大王稱之。軍士道：「如此說，以後稱鐵太谷便了。按撫將士已軍，就要有光先到，閑上報知元帥，以便入關相見。有光聽說，隨即上馬，先到閑前去了。你道軍師諸將，剛吃得三盃酒，如何尽皆醉倒。原來純綱帶來的酒，都下了迷藥，與有光諸將等訂定先假傳大王之令，將軍師等先敬三

蓋藥酒迷翻後放炮兵馬有光等殺入，皆殺死。你想軍師雖足智多謀，却原是酒色之徒。見美酒賞勞，又有大王命箭，太子宋來有甚疑惑，故中了純鋼之計。正是君子尚可欺，以方何況無知妖道。此賊將怎不入其局中。且說關中狀元自領兵以來，自領兵以來，自知一無本事，料來決難取勝。惟拚一命以報朝廷，起初執幸有先鋒武藝高強，禱畧可恃。後見先鋒被捉，妖法利害，萬無生理。望外一看，見妖道又行法術，忽見天上降下無數天神天將，奇形鬼怪，直殺上來，決然難保。後見到關，忽化紙頭，落下心中稍定。忽又聞大風頓起，天日無光，更有火神火將，火龍火馬，直燒到關。此查更在急，危近關，忽又翻去，不知何故。那知全玉身上着了仙衣，邪術一見便解，但思妖法雖未受害，終難取勝。那日正在憂，皮骨已死，又不如何救，未幾，妖子來報。

先鋒單騎到關，要見元帥，元帥聞知大驚，道他被捉去，怎得回來。非投降賊人來作說客，怎不可放進待我。關上看來，隨即上關一看，

果見有光單騎到來，後面並無追兵，決非逃回，斷是投降無疑。可惜我誤用了人，了便問道：汝為先鋒，不能勝被賊所擒，急宜一死以報朝廷，猶不失為忠義。汝今好好回來，莫非怕死歸降來作說客，必有光邀元帥多疑了。諒小將也是一條漢子，急欲殺賊成功，以報効朝廷。典元帥任用之恩，只因妖術被擒，原拚一死，豈有投降賊人之理。幸而朝廷宏福，齊天元帥忠心貫日，強徒妖道，及皆勦滅。故此小將來請元帥急進西安，恢復舊業，撫將安民。然後奏凱，狀元道休得胡說欺瞞本帥。本帥這邊又未發兵，諒汝一被捉之將，何能勦滅凶寇。不過騙本帥出關，使同進取。本帥豈是三五孩童，听汝欺騙，必有光

道小將受元帥知遇情恩怎敢欺騙元帥諒小將一人豈能勦滅靈
有許多輔助之人元帥還有大喜請放小將進關細細稟知元帥道
本帥有甚大喜還有誰人輔助且叫開關放他一個進來有光進關
一面上正是絕處逢生他鄉還故要知父子相逢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復西安欣逢亲友

到揚州占得麟兒

話說金元帥疑有光已歸順賊人來做說客細細盤問有光進關來
方將金珍庵夫婦被獲上山遇純鋼母子先前被劫忍辱相從留作
西賓共圖報仇非前日強盜驚回騙醉殺死并假令慰勞軍師賞勞
兵將藥酒迷翻一齊殺死小將特來報知元帥所說大喜道殺賊成
功已為大喜若說我父母果在一同殺賊更喜出望外天地開闢

這般大快之事只怕道是假話有光向外一望道元帥不信外邊
公子現拿了強盜妖道首級前來請元帥一驗便知原來純鋼安
頓了眾將拿了兩顆首級前來報功見元帥在關上便上前道元帥
在上小將鐵純鋼仗元帥勢威石將軍大力強盜已誅妖道已斬特
將首級呈上請元帥即往西安撫將安民還有令尊先生令堂師母
并令妹都在城中專等元帥去相會元帥見果是強盜妖道首級心
中大喜立刻下關相會深謝救柔之德便道小弟向年江中遇盜拋
棄逃難滿擬一家死于盜手方纔有光來說方知二亲舍妹性命全
虧世兄伯母保全此恩此德沒世難忘更兼殺賊成功忠孝可加容
當覆命保奏稍表寸心純鋼道此皆元帥正氣所感妖術不能相犯
賊徒當取眾將合力除凶小將何功之有恐先生懸望請元帥速行

為妙元帥就命副將把守潼關自與有光純綱一同起身向西安而
去且說彥庵自純綱等去後還慮妖道利害不知可能申訴心如熱
石螞蟻一般坐立不安又不能着人打听直至數日後純綱先着人
來報知方纔大喜道等不及他到來親自向城樓遠望只見遠遠旌旗
蔽日金鼓聲喧一隊一隊兵馬成羣便見兩匹馬上坐着鐵石二將
後邊紅纓白馬坐一位元帥年方二十餘三威風凜凜貌似蓮花果
是兒子模樣心中大喜急急下城相會純綱望見先自下馬有光也
隨卽下來報知元帥元帥所說嚇得下馬不及遠望去果是父老
便急走上前拜倒在地道孩兒不肖久違膝下適見有光與世兒道
及方知父親母親妹子俱各無恙不勝欣喜恨不能飛到膝前今見
遠填此心稍安不知母親妹子在何處頃見急思一見彥庵道那
城上卽刻就見我且問你昨日船上我見你同俞德跳下江中料來
必無生理不知如何得救俞德怎樣了金玉便將江灘遇仙賜衣
賜藥相救并抱病在床我俞德求乞同回相投幸師做親醫癩得中
在說到好相陷害以致出征今日相逢方佳彥庵道如此說你吃了
大苦了今日殺賊功成父子重逢固是純綱有光之力亦上天默佑
之功可稱意外之喜汝可快去安了民再見母親妹子然後班師復
命還有好相私書一封亦須面奏皇上要緊金玉道原來這奸賊還
私通賊寇罪不容誅矣孩兒當卽刻飛章奏聞便了有光急急止住
道元帥不可性急送奸賊心腹布于滿朝皇上又十分信用若奏章
進去走漏消息恐難達于聖前奸賊聞知必更施奸謀暗算不但無
益反要受他所害真若只當不知就到朝房遇見還該謝他舉見之

恩至圣上面前出其不意將私書奏上他雖奸謀百出一時亦難抵賴矣金玉道此言甚是有理吩付軍中不許走漏大家上馬進城只見那兒覓父老男男女女夙執香花果酒迎接道途元帥一一慰勞畢早到總督衙門進去拜見母親妹子并請解氏拜謝解氏道恭苦元帥功成且夕一門完聚老身理合拜賀金玉道此皆賢母子之功不日還朝定當表奏請伯母上坐容小姪拜謝解氏道這怎敢當可憐老身夫死子孤大仇未報不得已忍辱事仇今朝就死已為失節之婦寔為可愧幸賴元帥軍威一旦勦滅死可瞑目矣只求再借賊人之首望江祭奠真丈夫一番先夫亦必稱快金玉道夫人雖則失身全為缺氏保孤不失為義殺賊雖為報仇實為朝廷除寇不失為忠

兩全尚當旌表有何可愧既欲賊首祭真呀付速備祭禮

亦當同往一奠解氏道這小兒蒙先生叫誨已得入若再蒙元帥提攜先夫在九泉已經感謝不尺矣次日母子二人帶了首級到江邊祭奠解氏大哭一場到焚帛時忽望江一跳嚇得純鋼急扯不及隨即救起已不能活了純鋼抱住痛哭以禮殮葬不題且說元帥分派各營兵將把守西安日同父母妹子并鐵石二將等班師進京五鼓入朝復命到朝身見愷太師已先在彼原來若太師自從差去細作之後滿擬金玉萬無生還之理不料後來報到不但未曾死于賊手反將賊人殺夙恢復西安指日班師不覺吃了一驚道這小畜生有甚本事聞得強盜十分凶猛軍師出術利害西安多少大將夙被殺害如何他反得勝別事猶可我私書寄去倘被知道如何了得欲再設法害他怎切無從下手處終日愁悶兀兀不安

那一日忽報元帥班師到京，明早面聖。他是心虛的人，一夜睡不着，未到五鼓，先到朝房等候。一見金玉進來，便滿面笑容道：「殿元回來，不恭喜賀喜如此大寇，屢皆勦滅一戰成功，實為難得。」金玉道：「此皆賴天子宏福，老太師提拔晚生，僥倖成功。」一到京，便欲登門拜見，只因朝命在身，不敢先具私情。今適相逢，請太師台座，容晚生面謝。」太師道：「此皆殿元大才，老夫不過為國鷹犬，何謝之有？」金玉必要拜謝，太師亦連忙答禮。太師見金玉這般謙恭，絕無向日驕傲之態，只道真个感謝，他心中暗喜，候至駕登殿，放心同進朝見。只見狀元覆命，皇上大喜，金殿賜坐，賜茶，十分慰勞，旌獎太師暗想：是他舉薦的功臣，亦覺光彩，還望聖上加恩于已。那知金玉忽又跪奏，請除奸相，事皇上一看，不覺大怒道：「誰知這奸賊私通賊寇，賣國害賢，罪不容誅。」

說矣他的親筆私書，何在金玉急將苦太師私書呈上，皇上一看，立刻着殿前校尉將苦太師拿下道：「老賊你官居極品，位歷百僚，朕待你也不薄，怎敢私通賊寇，幾乎把朕之江山，嗔也送去，該得何罪？」苦太師見金玉一團好意，声乞致謝，那料還有此舉，及至面奏，方知私書已露，嚇得心胆俱碎，怎敢分辯。皇上就賜紅羅三尺，立刻着他自裁。家產籍沒入官，金玉封正西侯，西安起造侯府，妻林氏封一品夫人，三代俱封贈伯爵。金玉又奏：「知有功將士，并帶俞德一功，又請旨給假祭祖。」皇上准奏，封石有光鐵繩鋼為正西侯手下左右大將軍，西安旧將各復旧，只加三級，遇缺即陞。俞德封守備之職，听正西侯撥用。金玉准給假三月到任，旨意一下，金玉領了正西侯兵符印信，立刻同父母等起身回家，不題。且說無瑕送丈夫起身後，即同

谷娘叫船一路回家。一日船到揚州，夫人忽然腹痛難忍，嚇得周氏驚慌急叫丈夫來看。道全將女兒兒脈一看，便道：「我兒恭喜要分娩了，必然是個男喜道。」叫住船快喚穩婆來。幾穩婆叫到，又過了一會方纔產下果是一個公子。大家歡喜，只夫人身子虛弱，產後不就有乳。周氏道：「你官人出門時曾對你說生了兒子，須催乳母。今到家尚有數日，何不就此地催了帶回。」道全道：「此言甚是有理。因對穩婆道：『奶白你此地急切要催乳母，可有么穩婆道：』還不論不得出來做乳母的鄉間人多，有起來要幾十個，也有沒有起來急切。那里去尋至少也得三天五天，到各媒婆家訪問，或者有也，不可知道。」道全道：「我們就要開船，那里尋得穩婆？」又一想道：「有倒有一個極好的，在此日怕夫人不要。」夫人道：「我正要催，所以問你既有極好的，怎也倒不要？」

穩婆道：「好是果然極好的奶也，有一時也就成，果有幾種不合式，以說恐夫人不要。」夫人道：「據你說奶又有的，人又好的，有甚不合式？」穩婆道：「這女子不是本處人，是個官宦人家媳婦，他娘家也是蘇州人，只因公公犯了事，婆七丈夫都死了，因欠了官銀，官府發來官賣的，我問壁沈媒婆是個官媒，恰在他家半个月了，急切要出脫，豈不一說就成的。我常到沈家見其乳漿甚多，只相貌生得十分標緻，年紀只好二十多些，恐老谷回來看見，毛手毛腳起來，夫人可要吃醋。這一樣不合式處，二則催一個乳娘，至多十四五兩銀子，還不要全付他。這是官賣抵贖的丈夫，又沒有或要討他終身服役，或討他配人生男育女子子孫，都是你家奴婢價錢，雖貴也是值的。夫人要催乳娘，怎肯出重價，故又不合式。」夫人道：「要多少價銀？」穩婆道：「

他要賣六十兩紋良，還要部磕在外，一个小了頭要二十金，一齊要賣。夫人道：「若果然好價銀，也不具多。况我原要長久的，省得年滿回去了，孩子哭七啼七。若說標致，莫好。孩子吃了他乳，每七要像他。至干慮我家老谷見了，不正經。我家老谷決不是這樣人。我也不是个妬婦，有甚醋吃，就煩媽七去一說。若可有成就，成了他罷。」穩婆道：「老身是最直的，有話就直說出來了。不比這些媒婆的口。夫人莫忙。既夫人要討人，是包管好的。上去路遠，徂來煩難。何不太太帶了銀子，同老身去一看。若果好，就同沈媒婆當官交了。良子領了官憑，叫乘小轎抬了，下船豈不便益。夫人通既如此說，就請爹七去一看。若好就成了罷。」道全道：「我上去是極易的，只恐眼力不濟，看差了，誤了你的事。」夫人道：「爹七說那里話。父女是一體的。」爹七看了好自然是

好，有甚誤事。道全道：「如此就去便了。」夫人賞了穩婆五錢銀子，吃罷午飯，便叫轎來抬了。道全去道：「道全道：不消我是走得動的。」夫人就取出紋銀八十兩一包，外又將碎銀十兩付道全帶去。恐在外有些處用，道全接銀袋了，就同穩婆上岸。轉灣抹角，足足走了四五里方到穩婆家。穩婆請道全坐了，就去取一盃茶奉上。說：「太爺請茶。」老身先過去說一聲來，請太爺去看。道全道：「我要緊下船，你快去說了。」就來穩婆道：「我曉得不消太爺吩咐，說完正要出門，只見穩婆的老公過來道：『你到那裡去？』這位太爺是誰？」穩婆道：「這是征西大元帥夫人的太爺。」夫人在路生下了一位公子，要催一个乳母，又即刻就要開船。我說急切，那能湊巧。想起沈家前日發來官賣的婦人，乳漿倒甚好。方纔說起，夫人就請太爺同到來一看。看看中，就要討他。老見道：『你以

多嘴了，這不婦人，并這小丫頭，要八十兩足紋，連使費要到九十。金夫人不過婆催乳母，怎肯出此重價？你話也不說明，就來多事了。穩婆望着老公臉上一哼道：「你這老老，真是坐井觀天，只曉得說這小家子話，可不先被太谷笑壞了？」他是一位大元帥的夫人，整千整萬也，只平常希罕這幾十兩銀子，方纔的話，我已都細細對夫人說了。他說：「只要人好，有奶價錢也不爲多。」故請太爺同來的銀子也帶在此了。誰要你這癡老老虛吃虧，假驚慌，埋怨死了人，老兒聞言陪笑道：「何不早對我說這般來得湊巧？」剛剛差人在他家大鬧，說已經發來半月，如何沒有銀子去交？定要帶那婦人與媒婆去，比嚇得那婦人尋死覓活，我方纔也劝了一會來。差人還在炒鬧，巴不得已而差人買去，如今去說再無不成了。」穩婆聽了大喜，叫老公陪了道金。白已過去，不一盞茶時，只見穩婆笑嘻嘻地進來，道：「已說了不仙話，人媒婆歡喜，那婦人聽說了，與小丫頭兩個都大喜道：『有出頭日子，又再三扯住，我央求說不論甚麼人家，情願爲奴爲婢，小心服役，只求早成。』請太爺就去一看，若好便即刻交銀，抬人下船，便同道全就與穩婆同去一看，那婦人果然生得標致，隨欲交銀，停妥，正是十年主僕輪流轉，命相生成難求，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署閩差客商受苦

謀報憲漕戶遭殃

話說那媒婆家中官賣的婦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林愛珠小姐。你道，愛珠小姐嫁了利公子，隨公公揚州上任，好不興頭。因何到官賣？原來利公本性貪婪，在杭州數年地皮刮盡，幸遇上臺同病相憐，拚

得銀錢結交不但不壞反陞了知府一發肆無忌憚當初同知是冷
靜衙門雖貧有限且兒子年紀還小助紂爲虐的不過一个刁氏今
到揚州知府已不比同知了誰知貪財的人偏又遇着交財的運剛
剛到任未及數月鈔關上主事丁憂了上台因利公是卓異的官必
然多才就着他署了關差的印你想貪財的人走到銀子窠裡去如
何肯不會登時將天平放大了杆子做小了貨物到關報多了還說
報少漏稅輕則索詐加添重則連貨籍沒客商無用的忍氣吞聲夫
了不服的與他理論便拿到衙門非刑拷打無處伸冤客商受害是
不必說更有本衙門的事日日着人外邊各縣細訪倘遇着富翁有
事在縣不論事情大小原告被告并不管縣中已審米審審得是審
得不是就一擲牌下來劈空提了上去將就過一過堂就着人打合

要多少銀子如數送進即便無理的爭他便扭出作首一面情詞審
到他大勝那管窮人死活倘富翁吝惜不肯出手即使有理到極處
也不管他不弄到他家破身亡不住更有各縣錢糧必要按月完清
報數倘不足數就要將花戶解府親比并每縣府中設櫃一張凡解
府錢糧都要完在府櫃火耗極重串錢要雙倍一一繳進更有刻毒
處糧戶完不足數的或本人遠出即委將親戚代解有妻子的便將
妻子解來不論紳衿士庶男女解到就送監完足釋放不然三日一
比女人都要責杖百姓無不切齒痛恨這還是他一人的惡跡更有
刁氏與兒子媳婦人人想做私房着人外面四處招搖的事到府不
論貧窮富貴一千五百也要一兩五錢也要或送夫人或送公子或
送大娘得了銀子或明對利公說要他如何審或瞞了利公私弄于

脚大約有錢必贏無錢必輸外邊人便有一印四官之名奈上司也是好財的見他有得送眼睛就像瞎的耳朵就像聾的就有人告發一概不准利公一發放心作想公子貪色對父親說監中男女混雜不便各縣有姦情事或牽連婦女在內的在男監女的送在女監公子便假稱人若果是姦情沒廉耻的知是太守真正姦情必在父親面前說訪得那倘果是冤枉的正經人公子去調戲對父親說訪得這起姦情是真的聞得那婦人最刁最惡必須將他打方得真情利公本是匿爰不明的更兼刁氏從旁也去只說兒一訪聞必確可憐真的審依例還猶可那假的必要審真百般怨罵投打那清清白白的女子必要陷入姦情怎肯服氣以至自盡送命者不一而死公子又盤坐在船上遇過往空船向來不過一看將就放去他必要一應箱籠打開細查稍詐若有女人在船更覺噁嚇不管官巨人家夫人小姐定要送上岸在船上細看倘女人不肯上來他便親自上船以看解爲名直闖進內艙將船中女子看个足意方住稍想是帶了私貨不容我查倒大是皇帝麼將此大帽子話應他雖是日官家誰敢拘他幸而不上半年新他財運亨通閱印總交去適遇鹽道那些鹽商个个遭瘟沒有一个不替他說到弄得鹽價昂貴百姓又

受其大害未及半年新鹽道到了去印信不上兩個月忽江蘇糧道缺了他又到督撫處鑽刺署了糧道的印那番說了下江一省更覺聽其施爲又適遇收漕時候更逼令各縣漕米每石要漕規土升早且米解上去了便無話說不然就要許多苛求責備又向各縣以查亦爲名倘有糧戶呈告收書的便將縣官收書任意索詐滿其所欲便翻轉面來說糧戶阻鬧倉場重則親提拷訊輕則發縣枷責那縣官與收書猶如加了一道勅漕米不滿的也滿了斛子不放的放了總之百姓受害有寬莫訴有苦無伸且說那時早已驚動了一個勢利翁林員外一向要到揚州看看女兒望望親翁女婿只因家中事多又無兒子脫不得身所以中止了後來聞得親翁署了本省糧道的印欣喜無比逢人賣來處虛誇張竟像借勢欺壓鄉民炫耀原歡喜交結官府的如今回去應先到揚州拜見院君又是勢利所以封皮船隻不可不預先弄斷費數十餘金備了一副極盛的禮連父親不過自幼寄名與他的且禮物一齊投進利公見是親翁正要也笑抬拳他的了不受便罷道公公不可接見他是一個白衣人休得娶討怠慢也不必稟知大他只該安分在家還藏拙如何到此說知轉桶上照愛珠之言傳與媳婦的父親可不被他辱沒殺了若小姐說便好門息道若與大老如將禮物收了送他四兩盤費打發小姐吩咐的不曾許稟大老爺喜媳婦之言正合我意原來利公因幼寄名的有甚相干不如好好只爲兒子苦要他才氏又再三攏撥想這門息與他辨也無用忍了欲接見不過媳婦面上却不好意思兒前日金狀元寄書回來接家了他封四兩程儀着人出來回說大

誰想嫡親女兒反要逐父不認該管地方嫌疑之際不便相見送程
悶悶只得有興而來敗興而去失色心中想道我費了數十金修了
向來父親歡喜交結官府講情送我四兩程儀打發我起身輕薄至
拿我們的勢去各衙門講情可官只得忍氣吞聲對衙道道煩你多
好看須發一搨牌到蘇州府你可代我稟一聲替我拿一隻船貼上
邊小門出入再問地方討了看老爺不允可私自傳語我家小姐就
往來方能絕得這條門路利公又甚是有權不敢怠慢便依了員外
員外見親翁做了本省糧道正就將此言先稟知小姐然後去稟老
團高興備了盛禮到揚州慶賀道爹爹好不知風色偏要在衙役面
慢回來與院君一說連院君也公公拿一隻船與他一條封皮貼上
那知又發下一搨牌一張告示去蘇州講情祈祈不可理他他向來

鄰里與院君商議要備一副盛借我家的勢必然在外招搖生事所
見攬掇丈夫速速該去員外就他一面就對轉榻上說他那里是我
夜叫船趕到揚州將一名帖同是大老爺的子民送四兩程儀與他
接見只見媳婦急急趕來止住船與封皮是沒有的叫他快快去罷
如今又做了公公治下的子民老爺程儀留在此也不必與大老爺
被衙役們知道是公公的親家門是轉對員外說了員外道該與我
接見相待叫媳婦有何顏面不爺說倒未必如此待你這些話都是
他回去便了利公聽說心中暗况且小姐說又不是你養的不過自
他是个口衣原不肯與他結親的回去罷員外聽了幾乎氣得發昏
勉強成的原不要與他往來今氣走出心中大怒道世間有這樣女
今見媳婦阻說喜出意外便依眷無瑕還再三請我同去共享榮華

老爺署了糧道的，卽蘇州亦屬。幸而我還薄有家產，不要靠他。心中儀一封請收了，員外見說大驚。那知愛珠小姐又去囑哄公公說我禮來收了，怎麼面也不得一見說事。今公公做了本省糧道，他必然此欲要發作，奈他是本地上司，不壞了公公的名頭，媳婦面上也不多拜上。大老爺程儀斷不敢領。吳縣將他前後門封鎖斷了，只留旁一條封皮回去也。體面些倘大管隣里出了甘結，并給示禁止閑人是衙役，見是小姐的父親小姐，深以爲是就依他，卽刻施行。可憐林的說話到轉桶上傳進管桶的，要借他的勢，恐嚇鄉民，結交府縣。一爺誰知道小姐聽了心中大怒，指望十分厚待，誰知反討一場的。忌前說我的父親來羞辱我，他要幾乎氣死，還叫瞞了，思量掩人耳目，不是好意，不過要借我的名頭，將他前後門封鎖，反要地方官管。

甘結禁止閑人往來，不但不能恐嚇人，別人倒要來查察他，不但不能結交府縣官，連向來結交的衙官李師等，都不敢往來。員外夫妻氣得相對大哭，說這小賤人我們當寶貝一般愛他，已望他好，他沒福做狀元夫人，嫁了利家，見利家與頭我們還歡喜，那知如此一個報蒼，昔日相面的說他作事定然刻薄，我還不信，不想果然刻薄。至此還說他許多下賤，只怕也要准哩，只得在家悶坐，不敢出頭。知道愛珠小姐父母如此愛他，他待父親如此刻薄，天理已經難容。那知他只奉好了公婆，騙好了丈夫，惡薄還不止於此。他公公又只知奉好了上臺，橫行更是無窮。官運又偏生甚好，難道果無天理麼？殊不知不過惡貫未盈，時辰未到耳。不數月新糧道到任，交去印信，仍行府事。揚州百姓災還未滿，又過數月，朝廷新点了江南巡按姓曹。

名師望又新選一個揚州府理刑姓車名靜齋都是金玉同年鐵面
冰心一清如水彼此敬服的又同任一處靜齋歡喜不必言而師望
更加歡喜你道為何原來曾巡按是杭州人家中甚窮田產婢僕全
無只夫妻二人幸喜中了舉人要盤費進京會試只得將任房賣下
帶了妻子一齊進京船過鈔關正利公子盤查之時見師望妻子不
肯上岸便到他船中將他妻子看了又看師望見他看得惡狀便道
空空的一隻小船一望就知有內眷在艙如何闖進艙去眼光忒忒
恁麼模樣公子道放屁朝廷設立的關理應查看的就是官宦家內
眷也要出來了憑我看希罕你這窮措大蠢婦人就送我利爺也不
安難道捕了他樣子麼師望還要與他對口船家急急勸住將船搖
到江心這狗頭如此可惡我正要罵他一場你如何阻住了船家
道相公還不知這是揚州府太爺的公子太爺著了閑差的印他在
關上盤查人人喚他活太歲遇見了他平平靜靜過了還要燒利市
如何還去與他角口師望道據你說不過一個太守就署閑差也只
平常他見于如何這般肆橫難道沒有皇法的麼船家道今日世界
有甚麼皇法這個太爺先做過幾年杭州府同知人也不知害了多
少杭州地皮都刮盡了不曾見壞反成了揚州太守到任數月揚州
百姓又沒一個不怨聲載道偏偏這樣一個好閑差又與他署了印
過往客商那一個不罵上司只要有銀子孝敬他那個來替百姓伸
冤理枉所以我勸相公忍耐急急搖了來倘然爭論起來他人多勢
大那里敵得他過吃了虧何處去伸冤師望道原來就是這狗官他
在我杭州作惡多年人人受害如今又到此地害人我若有出頭之

日斷要為民除害，決不與他開交。誰知利圖惡貫滿盈，師望到京果
 然聯捷中了，偏偏点了江南巡按，又却好一个相好同年，選了揚州
 府理刑，所以心中大喜，自己還要辭朝領勅，擔攔幾天。事理刑早已
 領過了憑限期，緊急拜別在京同年，并各大老，然後辭別按院，先出
 京。曾按院就託他一到任，先要將揚州府利圖一門惡款細細訪是
 開明了，我一到就要訪拿的，不要走漏消息。便好理刑領命先去到
 任，正是有勢莫使盡，當愁狹路逢。未知事理刑曾幾按出京利知
 府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五卷終

金石錄全傳卷之六

第十六回 賄上官京師遭騙

拿下吏萬姓稱歡

詞曰：賄囑清廉無路銀交，馬扁成空，錯認員翁。真姓曹，誤投

老叟，假司農，堪憐撞木鐘。訪察有心，得實容拿，無計潛踪。

滿擬黃金能免罪，那知狹路適相逢。乘機萬姓攻。

右調破陣子

話說事理刑領了文憑，別了按臺，不一月已到揚州，公座看城行香
 放告畢，就與同僚相見，拜望鄉紳，來見上司公事完了，就細細察訪
 揚州府的過惡，誰知揚州府的過惡不消細訪，人人受害，个个稱
 冤。一椿一件，都有確實。事理刑一一記明了，錄成一冊，候按臺到任
 送進。那利圖還睡在鼓裡，如何知道。他一聞按院點了曾師望訪得